

輯參、倫理學

快樂王子

在島上・2010

熱風——記憶一個時代

桐花

愛欲前書

回到雙溪

母親的相片

雲

少年

這城市

歸來

拯救一雙鞋子

輯肆、悖論

歌隊——論權力

詩人

某詩人

城市之光

安眠曲

阳台

秋天

失眠症患者

聖者

邏輯

旅者

換行——有贈

125 122 117 116 114 112 109 105 103 98 88 84

159 155 154 153 151 150 149 147 143 140 136 135 134 130

本體論

石頭

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

——《石頭記·第一回》

我是一顆無謂

不甘寂寞的石頭

與這星球同樣古老

只是億萬倍渺小

我是渾沌最末的族裔

來自一團遙遠熾熱的火

沒有來世或者今生
無所謂此界或者彼岸

我是上下，表裡，八荒
我是過去，現在，未來

我是百姓的居所

我是帝王的陵墓

我是丈量時間的尺度

我是世界的盡頭

然而有時我仍期待聽見足音
或笑語，或有人能為我停留
雨季來時，青苔佔領我的背脊
隆冬，我的意志專注而頑固
冰雪下，沒有什麼
比我更瞭解等待

我沒有雙腳可以離開，沒有雙手
可以緊抱，只能在撞擊的瞬間
留下低沉的嘆息和永遠的傷口
被拋擲時短暫飛翔

以及墜落

我所有的只是重量

粗糙，笨拙，堅硬而驕傲

我不懂思考，只適合銘記

我不流淚

只一點一點崩解

如果，化為塵埃之前
我們相遇
希望你能拾起並且
認出，在你手中

安靜沉重的

原是這龐大星球

億萬年前

沸騰決裂的心

七月，一場葬禮和黑板樹

蟲卵在潮濕溫暖的土裡孵化
焦躁執迷的意志土地裡重生
彼界的梵唱，一再被蟬聲蛀蝕
許多人前來告別，靈堂外交談
踱步，或者吸菸，在一個無風
的七月早晨，我想逝者並不介意

倒是對街一列高大的黑板樹
戒備森嚴，深褐色的樹身靜默
如神，且以濃密的樹冠
禁止閒雜的眼光窺視
生長或衰亡的祕義
輪生的葉片像一雙雙張開的手

無畏地承接十方巨大的
空無，猛烈濃郁的綠意反射
萬千婆娑光點，卻隱隱
埋伏了逡巡的暗影
訴說一些已然委棄的可能
如此便揭露了生存的哀愁——
蟲噬，病變的斑痕，甚或就是枯敗
失去了汁液，全部的愛，然後
自梢杪處怦然墜下，爭辯著有情
無情，落地，成為暗示

關於死亡我們知道得太少
或者太多？我們以耳語低聲談論
而死亡撐著一把黑色的傘
陽光下穿梭如常
我們徒然以完美的儀節告別

努力擦拭記憶中的掌紋

說服自己，轉身離開並非遺忘

而是不再牽掛此生

顛倒迷亂的夢想

只是他們都在不遠處等待

面容安詳如撕下的日曆

連同一只行李，裝載一生的祕密

偶而，在終昏的街口

與我們驀然相覩

此後每日，我們朝他們走近一些

曾經轉身而去的，再次回頭

曾經於過去錯過的

將在未來重逢

蟲卵在潮濕高溫的土裡

孵化，或者夭滅

蟬聲紛擾，然後歸於寂靜

我們終將在遠方站立

仔細地收藏著自己的祕密

並投落些許的光與陰影

提示來者，生活的意志與艱難

從此安靜完整，專注於存在

如同，晴光下七月早晨

一列高大蓊鬱的黑板樹

溫度

——有贈

1

你問我為什麼
總是寫些悲傷的句子
我想解釋
卻為之語塞

我想我可以談論
某些單純的快樂
如小孩們的笑容或者
戀人們相識的那一天

我可以描述遠方山脈
或海岸無人的寧靜
可以在早晨醒來
漫步到公園
看夏日的薑花
盛開，菩提樹
油亮青綠的葉片
在風中生長

2

只是，快樂是朝暮間
雪白老去的青絲
是夏日過後
衰敗的落葉

空寂的大地

昨日來了又走

我們無法對抗傲慢的時間

暴雨在山間

虎鯨擋淺在潮退的海岸

這些不只是杞人的偏執
憂天的疎語

天就要黑了

人們急著回到明亮的室內
但總有人

得習慣黑暗

我們駕著船在水面撈月
我們在書籍中學得的智慧
單薄得不足以承接

生命的重量

我們的呼吸與意志
只是一季短暫的蟬鳴

3

而這就是人生，這就是
我，一隻狐狸的悲觀
憂鬱的夏蟲的嘶鳴
如果它們使你傷悲
甚至流下灼熱疼痛的淚
請原諒我

當惡意的寒冬來襲
生命像一杯水結成冰
請記得這些句子
在無法入睡的夜裡

它們是我僅能給你
微弱但真實的溫度

長夏

我自午夢醒來

陽光還未從草坪上離去

松鼠在無人的木椅上逡巡

這樣悠長的季節適合等待，雖然

等待些什麼我還沒有想起

昨夜的暴雨

一夕間已無痕跡

只於我藍綠的田畝

長出些凌亂潦草的心情

一葉片自樹梢滑落

眼前幾株高大的喬木
它們顯然知道一些祕密
然則我懷疑它們其實與日光同謀
以靜默 對峙你些微的耐心
與信仰

而日光如矢

復照於我腳旁的青苔
野菌 以及猶豫的蒲公英

一葉片自樹梢滑落

無畏地翻轉許久才落至地面

晚鐘在高緯度響起

像一些忘了完成的約定

去秋夾著楓葉的那本書
不知如何遺落了

午後七時

闔上書我起身離去

日落後我也將保持緘默

日落後或許有星圖向我揭示奧義

別後

——時間三首

父親

早晨，坐在社區裡無人的公園的板凳上，父親從巷口走來，在我身旁坐下。

「我以為你再也不會出現。」我說。

父親沒有回答，起身，往花木盡頭行去。

四歲的兒子從樹籬後鑽出來，「爸爸，你看我抓到了什麼？」

老人

清晨起床，老人將幾日市場購回的菜蔬魚肉自冰箱中取出，置於水槽之內一一清洗；整個下午，他將處理好的食材烹煮成一道道香郁擁抱。

美味的菜餚。

入夜，他等待的客人——那些戴著或者帶著金簪，紙扇，碎玉花瓣的年輕女子們依約造訪……啊！久違了，老人激動地與她們一一擁抱。

他們愉快地用餐，回憶過往種種。訪客在黎明前陸續告別，離去。天亮，那老人將門關上。

智者

智者精通一切的語言，並知悉時間的奧祕。與世界告別的時候，他選擇把未曾示人的祕密鎖在罐裡，然後把罐收在箱裡，箱藏在屋裡，屋蓋在船裡，船划進河裡，沿河到達山裡，山在渺茫大澤裡。他確定沒有人能找到那船，那屋，那箱，那罐，以及罐裡薄薄的幾頁紙和紙上那終於再也無人能予識讀，尚未存在便已消逝的文字……。